



可爱的昆虫

可爱的昆虫

不置可否,我们无法忽略画家所赋予画面的每一个元素。就像我们无法忽视画面中红色怀表上爬满的蚂蚁,以及画面中间,黄色金属外框的蓝色软钟上的苍蝇。爬满蚂蚁的怀表,代表了时间的一种“可食用性”,而蚂蚁在达利的画面中有隐喻死亡的含义。我们不仅提出疑问,记忆会伴随时间逐渐走向消逝吗?苍蝇暗含了一种英雄主义元素,那么,我们能否战胜时间?达利的表现手法是一种不完整的美,但同时具备了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魅力——“我认为梦想与现实,这两个看似完全矛盾的层面,会最终融合在一个绝对现实中,即超现实。”布列顿于1924年写到。

达利与超现实主义

有人会质疑达利画面的真实性吗?或许,又或许没有。或许,只有未曾有过梦境的人,才会产生对于“未知之物”、“未见之物”的恐惧与质疑。达利的画面与他的梦境有关,与他的生活有关。布列顿认为在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视觉中,绘画赋予梦和记忆形式,而这种形式可以是幻觉的,也可以是非幻觉的,因此画面能够浮现出画家们的潜意识。达利说,“人类终于会得到他想都不敢想的东西——思想的准确视觉形象”。

(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)

从达利创作初期,他的灵感就与他出生的菲格拉斯城、卡达克斯玫瑰湾周边的乡村和海角的海岸线联系在一起。这些记忆中的风景,不仅构成了达利画面的背景,也同样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生长在他的画面中。达利创作于1931年的油画《记忆的永恒》,具有达利早期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典型性。画面中远景的山和近景悬挂在树枝上的软钟,形成了硬与软的对比。

远景的峭壁山峰,或许与达利的童年有关,与他在菲格拉斯的童年记忆有关,又或许是他在利加特港的生活所见。融化的软钟,似乎意味着伴随时间流逝,记忆的蒸发。回忆,再苦涩,也总是掺杂了成长的蜂蜜,再甜蜜,也总是充满了生活的挫折。奈何时间怎样流转,童年记忆总是我们成长记忆中的一个避风港。或许,这也是达利想表达的,坚不可摧之物与柔和变化之物间的博弈。而在《记忆的永恒》中,画面背景利加特港坚硬的峭壁,似乎也意味了记忆中的风景不会改变。一切,就是那般静静地停滞在蓝色海湾之上,停滞,有时也意味着一种流动。



不变的记忆



未知



融化的时间